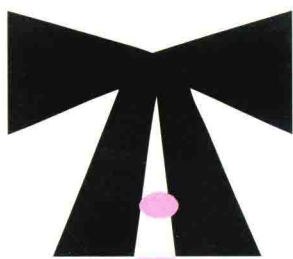


· 金译本 ·

茶花女

La Dame aux Camélias



[法] 小仲马 著

(A. Dumasfils)

李雨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茶花女

· 全译本 ·

[法] 小仲马 著

李雨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茶花女 / (法) 小仲马著; 李雨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500-2562-2

I. ①茶… II. ①小…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1942 号

茶花女

[法]小仲马 著 李雨 译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杨建峰

责任编辑 臧利娟

美术编辑 松雪 王进

制作 王进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8

版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73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2562-2

定价 29.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51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小仲马(1824—1895)，法国著名作家，是法国作家大仲马与缝衣女工卡特琳娜相爱后同居所生的儿子。幼年时期，由于未获大仲马承认，一直被视为私生子，直至青年时期，才被父亲通过法律形式认领，但这种可怕的幼年经历一直深深影响着他。

他很早便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不到二十岁已有小说和诗歌发表，不过均未引起人们关注。直至他二十四岁时，发表了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茶花女》，才真正令他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也是一个剧作家，一生写过二十多个剧本，并于一八五二年将《茶花女》改编成话剧。

《茶花女》的故事在我国广为人知。它讲述的是贵族青年阿尔芒和为生活所迫沦为交际花的玛格丽特之间的爱情悲剧。涉世未深的阿尔芒在巴黎偶然结识了玛格丽特，他们俩人彼此相爱，产生了非常真挚的爱情。但阿尔芒的父亲出于世俗成见，千方百计、软硬兼施地迫使玛格丽特忍痛离开阿尔芒，阿尔芒不知事情的真相，一怒之下对玛格丽特进行多次羞辱，并离开巴黎，远走他乡，以抚平心中创痛。而可怜的玛格丽特精神与病体备受折磨，终于病情恶化，在痛苦中含恨而死。

2018年3月

目 录

一 /	001
二 /	008
三 /	015
四 /	023
五 /	032
六 /	041
七 /	049
八 /	061
九 /	070
十 /	081
十一 /	093
十二 /	106
十三 /	116

127 / 十四

138 / 十五

145 / 十六

154 / 十七

162 / 十八

170 / 十九

176 / 二十

182 / 二十一

191 / 二十二

199 / 二十三

209 / 二十四

221 / 二十五

229 / 二十六

244 / 二十七

我一直这样以为：只有当我们悉心观察了世间百态以后，我们才可能塑造各色的人物；这和学习语言有一致之处——只有当我们经历了学习的历程之后，我们才有可能运用这种语言。

我正值青春年少，还不敢妄想塑造人物，只能以笨拙的笔写下一段故事。

读者们务必注意：这是切切实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其中所涉及的人物，除了那位女主角，都真实地活在世界上。

我还要补充一点，我讲述的故事，十之八九都可以在巴黎得到证实；如果我的论述还不足以使你相信的话，他们的论证会让你确信无疑。很偶然的原因，促使我成为讲述故事的唯一有可能性的人：那事情的最终的诸种细枝末节只有我清楚。而一旦失却这些细枝末节，这故事也就失却了讲述的必要。

您也许会问，你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呢？缘起如下：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我经过拉菲特路，无意间看到一张黄色巨幅广告——是关于拍卖家具与古玩珍品的。原物的主人离开人世后，拍卖才开始进行。但是原物主人的姓名并未出现在广告上，上边仅仅写明这场拍卖会举行的时间是三月十六日中午到下午五时，在昂坦路九号。

除了上述信息之外，广告上还说在十三号和十四号你可以去参观那座房子以及家具。

我对于古玩珍品向来有着不灭的兴致。自然不愿这大好机会白白从指缝溜过，哪怕我不去买回什么，最起码还是该去看看的。

所以，三月十三日，我来到了昂坦路九号。

虽然时间还相当早，已有一些参观者登门“拜访”，其中还有女士。她们身着华丽的丝绒礼服，肩披开司米披肩，乘着那气势非凡的豪华双座四轮马车——尽管如此，当那辉煌壮丽的景致映入眼帘时，她们同样难以抑制那份诧异，更多的或许是叹赏。

时过不久，我便明了这些女士们叹赏的缘由了，我反复观看、琢磨，立即辨出这场所是适于交际花居住的，没准儿正是由她的情人供养的女人的住所。来此参观的人当中，有一部分女士来自上层社会。然而上流社会的女人——正在此处——想看看的也正是这种交际花的住所了。她们的着装打扮，经常令这些出身名流的女人自惭形秽；她们在歌剧院、意大利剧院占有包厢，而且就在这些人的包厢的旁边——与她们毫无两样。她们在巴黎待着，毫无顾忌地向世人展露她们的美妙姿容，她们的首饰珍宝，外加她们的风流韵事。

我当下就真切地踏在这种女人的住所的地板上，遗憾的是，她早已形魂皆散了。也正基于此，哪怕是最守妇道的女人也可以不再犹豫地直入她的卧房。死亡使得这里曾有的污浊空气消散了；更何况，如果还要进一步的解释，她们仍有借口——她们根本不知道居住于此的是何种人，她们仅仅为着“拍卖”两字而赶来。整桩事情就是如此明了：她们见到了那广告，知道这儿有拍卖活动，对于广告上罗列的允许参观的物品“心向往之”，想事先挑拣一番，就这么简单。而且——一定会有人致力于讲述此类女子的诸种所谓不可思议的逸事，她们来此，也可以趁机处在贵重物品之

外、悉心追寻这些女子的风流生活的蛛丝马迹。

然而，所有未可测知的东西都随着她的消亡而消逝了。诚然，贵妇人们心怀真诚，也仅仅是在对于这些被拍卖的物品的诧异之中，她们再也没有可能看到——那女神生前出卖了什么。

我们还得强调一点，总还有那么一些物品有购买价值。那是具有豪华陈设的房子，其中无所不包、无所不容，从布尔^①雕刻的家具到玫瑰木^②制成的家具，从产于塞弗尔^③的花瓶到中国出产的花瓶，从萨克森^④的微型塑像以至于绸缎、天鹅绒以及花边饰物等等。

那些早就来到的名门小姐信步乱逛，我便跟着她们随处走去。她们迈进一间屋子——那儿有着波斯产的帷幕，就在我也要走入的时候，她们却边笑着边退转回来，似乎后悔先前的举措并因之而羞愧难当，这恰恰更加刺激了我的好奇心。这是一间化妆室，各类精巧的化妆物品充斥其中，从这满满的用具中我们也可窥见她活着时的奢靡生活。

一张大约三尺宽、六尺长的大桌子贴墙摆放，那上面有着奥科克、奥迪奥制作的品类各异的珍宝，它们闪烁着亮丽的光芒，令人叹而忘返。对于这些物品的原主来说，它们可是梳妆打扮所不可缺少的，而且这些均是由黄金或是白银制成的。很显然，它们不可能是由一个人一次购置齐整的，只可能是随着时日的发展而渐渐完备的。

① 布尔：法国有名的乌木雕刻家。

② 玫瑰木：巴西出产，因有玫瑰的香味而得名玫瑰木。

③ 塞弗尔：法国城市，著名瓷器产地。

④ 萨克森：德国地区，著名瓷器工业中心。

真奇怪，进入一位妓女的梳妆室，我却没有什么异样的——准确点讲是恶心的感觉，无论何物，我总能有高昂的兴致来细细把玩一番。我还发现，每一件有着精湛技艺的物品上均有着各种各样的人名的开头字母以及各类的纹章标志。

我凝视着每一件此类物品，目光触及之时总禁不住想到那可怜的人所做的种种肉体交易。我还想，仁慈的主啊，总算没有严酷地惩治她，给了她一个安宁的终点，让她在岁之将暮之前，带着那尚未逝去的青春死在豪奢的生活当中。对于妓女而言，衰老无异于她的第一次死亡。

世事原本如此，最悲惨的事情莫过于一个放浪生活的晚年——尤其是女子的放浪生活的晚年了。那种生活没有任何尊严可谈，更不会勾起他人哪怕是丝毫的恻隐之心。怀着一种“何必当初”的心情的离去是人们所耳濡目染的相当有悲剧色彩的事。当然，她们并非后悔沦落为风尘女子，无非是悔恨不会计划、穷奢极欲。

我曾与一位一度风情万种的女子结交，逝去的时光馈赠给她的只有一个女孩儿，用当时人们的话来说，那女孩儿就是她母亲年轻时的模样。可是，这女子似乎从未对她的女儿讲这样的话：“你——是我的孩子呵。”相反，她只收取她的回报，要求她颐养天年——因为是她将她带到了这个世界上，让她成长起来。这位可怜的孩子是路易丝，她别无选择，只有唯母命是从，既无情欲又无激情地委身于人——那样子，就好比有人计划让她从事一项职业，她便如此做了一样，仅仅如此而已。

那些放纵的、纸醉金迷的事件从未停止在这女孩子的前上演，自然她也难免于沉迷其中而难以自拔，多年以来她深为病魔困扰却仍然迫不得已地继续这样的日子，她变得麻木不仁，不辨善

恶；当然，上帝自然赋予她这样的能力，只不过没有人考虑过进一步发展这种能力之类的问题。

这个女孩子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每天，她都会在相同的时刻走过大街。她的旁边还有她那所谓的母亲，忠实地陪伴左右，看上去倒真像是亲昵的母女两人。那时候我正值年少，对于当时的种种令人不快的习俗并未有太大的反感。可是，每每面临这种情形，想想那姑娘连行动的自由都被剥夺了，阵阵不屑与恶心的情绪便会掠过心头。

那女孩子的脸上，布满了姣好的天真烂漫态，时而也难免流露出忧虑与苦痛——从一个尚未涉世的少女的脸上，你是万万不会看到这些的。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形容，那便是一尊屈从女神^①像！

然而某天，这女孩儿居然开心地笑了起来。在她的放浪纵形的一生中——这可是由她母亲计划好的，她开始感到了上帝的垂怜，上帝开始赐福于她了。简而言之，她的命运生来就掌握在别人的手中，上帝既然令她如此，又为什么偏偏还要折磨她，让她得不到安慰呢？那一天，她意外地发现她在孕育着另外一个小生命了，那尚且残留的贞节观念竟令她兴奋得不知所措。人都是有些不愿别人知道的隐私的。路易丝兴奋地去找她的妈妈，告知她这让自己欢欣鼓舞的消息。当然，这话要说出口可绝非什么易事。但我要强调的是，我并非要有意来捏造一些风流韵事来招揽观众，我只是致力于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我们有此感受——接连不

① 屈从女神：在巴黎的圣厄斯塔什教堂里，有一尊大理石雕成的妇女头像，她的表情哀怨却坚忍。

断地暴露此种女子的悲苦生活是不合时宜的——我们觉得还是应该保持缄默。公众习惯于白眼看待此类女子，他们无视于她们的苦痛，不愿倾听她们的心声，甚至拒绝公允地评价她们。我们刚刚说，这件事让她有点不好意思，可是，听听母亲的论说吧。她说，她们母女俩的生计都已经难以维系，更何况凭空又多出一张嘴呢，更何况，要这种孩子并没有什么好处，怀孕的时间简直是无益的巨大浪费！

第二天，有一位老妇人来看望路易丝，据说她是那姑娘的母亲的昔日好友，是一个接生婆。路易斯已经在床上躺了好几天了，看上去她的脸色更加苍白，比从前也更羸弱了。

又过了三个月，终于有一位男士“良心发现”，他可怜路易丝，并想抚慰她的心灵与肉体的伤痛；不幸的是，这事给她的打击过于沉重，最终导致路易斯流产而亡。

她的母亲还苟活于人世。会有什么结果呢？只有上帝知道答案！当我注目那些精巧昂贵的物品时，这件往事不自觉地浮现于我的脑海中。看来，我已经这样呆呆地站了很久，因为当我醒悟过来时，屋中只剩下我一个人，外加一个看守的人，他站在门口，提防我偷走东西。

我走向这个看守，可怜的人，我让他担惊受怕了这许久。

我对他说：“先生，我想冒昧地问一下，您能否告诉我物主的姓名？”

“当然可以，她叫玛格丽特·戈蒂埃。”

我听说过这个人，而且我还亲眼见过她。

“什么？”我惊诧地问道，“玛格丽特·戈蒂埃已经死了？”

“没错儿，先生。”

“什么时间？”

“可能是三星期前吧。”

“既然如此，干吗又邀请公众来参观她的住房呢？”

“债权人坚信这样做了以后，价钱一定会上涨的。您比我清楚，若是让他们提前看看这些要拍卖的物品，更容易招来买主。”

“您的意思是说，她有外债？”

“没错，而且数目相当大呢！”

“拍卖所得的钱应该可以还得清吧？”

“还会有剩余的。”

“若是还有剩余的话，这些钱又做什么用呢？”

“留给她的亲戚。”

“她有亲戚？”

“可能吧。”

“谢谢。”我说道。

那可怜的看守总算弄明白了我的意图，他不再怀疑我，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礼之后，我便走出了这间屋子。

“可怜的人儿啊！”回家的路上，我一直重复着这句话，“她一定凄惨地死去了。她这种生活中，只有身体健康才能过得幸福，才会有人关照。”一阵怜悯之情涌上心间，我为她感到心痛。

我可以肯定你们会嘲笑我的举措，但是我个人从来都是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这类女子，而且，我并不乐意为了我这种态度去辩白些什么。

很久以前，我到警察局拿我的护照，无意间注意到邻街上两个士兵正要把一位姑娘带走。我并不清楚这女孩儿有什么过错，我只注意到她不停地亲吻着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婴儿，泪水不断地滑

落，她正面临着骨肉分离的巨大苦痛。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再也没有鄙视过任何一个女人，或者说，再也没有轻易地小看过任何一个女人。

二

按照原定计划，拍卖会十六日举行。

在参观与拍卖之间留有一天空闲的时间，这是有意安排那些商人来拆装墙上饰品的——诸如帷幔、壁毯等等。

那时候，恰好我刚刚从外边旅游归来。当你孤身一人再次踏在这首都的土地上时，总有人会不遗余力地主动给你讲述一些大事要事。可是，并没有人告诉我玛格丽特已经去世了——当然，这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玛格丽特生得相当标致，是以她生前的生活具有轰动效应，总能成为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话题——愈是如此，也正是基于此故，她的死亡也就愈发显得孤独无依、寂寞难耐、悄无声息。就像阴天时的太阳，谁会在意你何时升空、何时落山呢？当她们正值青春年少时，就不幸离开人世，她们的每一位恋人都会立即得知这一消息，这并没什么可奇怪的，在巴黎这个风流居所，一个出名的妓女的所有恋人——他们彼此间也都是有深交的。他们不过会回忆往事，相互追忆一番，然后重复着以前的步伐，他们生活的轨迹甚至不会因此而产生稍稍的偏离，也根本不可能勾起他们的痛苦——哪怕仅仅是一滴痛苦的眼泪。

当你长大成人——年满二十五周岁以后，眼泪便成为无价之

宝，为一个红颜知己而流泪，那简直是不可能的。最多，他们会因为父母而抛洒几滴泪水，这是依父母要留给他们财产的情况而定的，他们的泪水的流量会随着财产的数目而变化。

对我个人而言，因为我刚刚提及的那种天生的悲悯与同情，不由得我不长久地考虑她的逝去——尽管在玛格丽特留下的物品中，并没有我姓名的开头的字母，也没有由字母构成的图案——没准儿，我又是自作多情，可能玛格丽特根本不值得我这样追忆。

我想起种种往事：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我常常邂逅玛格丽特，每天，她都会坐着一辆由两匹枣红色的骏马拉的蓝色小型双座四轮轿式马车走过那里，从无例外。就从我见她的第一眼开始，我就感受到了她的与众不同之处，而她那种超凡脱俗的美丽又进而显示了这种不同，使得她高高在上。

这类女子是不会孤身一人出门的，不过，并不清楚是谁陪伴在她们左右。

道理非常简单，男人们并不乐意向公众宣讲他们的情人，是以他们不会在身边，而这些姑娘们又害怕独自一人，是以她们会带一个不如自己、没有马车的姑娘，或者是一个经过了悉心装扮却并不见成效的老妇人，她们相当明了这些女子的生活内幕，所以，若是有人有好奇心的话，不妨去问她们。

然而，玛格丽特着实是一个例外。她从来都是一个人去香榭丽舍大街，她会躲在马车中，避免被外人看见。冬天，她披一条长长的开司米披肩，将自己包得严严实实；夏天，她常穿样式相当简单的连衣裙。她经常散步，那儿有很多人认识她，即便如此，她也只是浅浅一笑，那是真正的公爵夫人般的微笑——当然，也只有那些人才能够明了。

同样，她有别于与她做着相同职业的人，那些人往往会在圆形广场与香榭丽舍大街之间游来荡去，她却偏不如此，那两匹枣红色的马载着她飞奔向西郊的布洛涅树林^①，在那儿，她走下马车，闲逛大约一个小时，然后再度登车，回家。

我目睹了这一切，它们至今仍在我的脑海中，挥抹不去，说心里话，我对于玛格丽特的逝去感到哀伤，那种感觉近于人们痛惜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的毁灭。

毋庸讳言，玛格丽特这个女子确实有超凡脱俗的美丽。

她体态修长、苗条，可能稍稍有些过分，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她精于此术——只要投入些许的精力，她就能使人们无视这一缺陷。那长长的、几乎坠地的披肩流线型地垂下，遮掩不住那丝绸质地的长裙的宽宽的花边，甚至于那紧靠在胸前用来保暖的笨重的暖手笼四周的褶皱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以至于哪怕是最苛刻的人面对这位姑娘，都不会再有什么话可讲。

她的发式简直就是一件奇珍异宝，精美绝伦，乖巧可爱，用缪塞^②的话来说，那是经过她母亲的精心炮制的。

她有着一张鹅蛋脸，最善写作的人也难以尽数其中的风流韵致，那两只乌黑的大眼睛会说话，上边嵌着两道细长的、弯弯的眉毛，那种韵味简直像是画匠画出的，那黑而长的睫毛不时地眨动着，当她垂着眼睛时，一抹浅浅的阴影便投射在那粉红色的面颊上；那可爱的小鼻子玲珑而又挺拔，鼻翼稍稍张开，似乎是满心呼唤着情欲的生活；那张端庄的小嘴线条清晰，微微张开，你可以看

① 布洛涅树林：在巴黎附近，是上流阶层的玩乐场所。

② 缪塞：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诗人。

到那齐齐整整的、洁白的牙齿；她的皮肤娇嫩，那色泽和还未经人触摸过的鲜桃上的绒衣相近，第一眼望去，你约略可以得到此类印象。

她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不知是天然所致还是有意为之，它们如同波浪般卷曲，在额前便分成了两大绺，一直延续至脑后，显露出那两个耳垂，那上边熠熠发光的可是价值一万法郎上下的钻石耳环。

玛格丽特的生活是充满激情的、纵欲的、狂欢的，然而你仍然可以从她的脸上看到如处子般贞洁的神情，也还难免有些稚气，这件事真叫人困惑。

玛格丽特有一张令人心醉神迷的肖像画，那是维达尔给她画的。也只有维达尔才能做出这样的画，上面的玛格丽特神采依旧、恍若再生。她去世以后的一段日子，这幅画在我手中辗转了几天。不能不承认画技的高超，它是如此逼真，以至于唤醒了我沉睡的记忆，填补了记忆中的空缺。

我在这一章所讲述的事情，有一部分是我在以后才陆续得知的。我得提前在这儿写出来。要不然在再次讲述玛格丽特的生平时，我又得重复一遍。

玛格丽特对于首场演出有着相当大的兴趣，凡是有这类演出，她必到无疑。每个夜晚，她要么在剧院，要么待在舞厅。如果有新戏上映，你一定能在剧院找见她。她随身携带着三件必用物品：用来看剧的望远镜，一袋甜点心，一束茶花，这些东西每次都放在剧院楼下、她的包厢前边的栏杆上。

她在一个月当中不时更换茶花的颜色，二十五天是白色的，剩下的五天则是红色的。我只限于陈述这个简单的事实，因为没有